

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策略

□ 陈晓彤, 何 逊, 成露依, 王 婷

[摘要] 儿童游憩空间的规划设计是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基本内容, 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然而,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建筑密度的增加, 儿童游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建设受到制约。在此背景下, 文章主要探讨了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规划建设儿童游憩空间, 首先回顾了我国学术界关于儿童游憩空间规划设计的研究现状; 其次总结了以纽约、东京、悉尼为代表的高密度城市解决儿童游憩空间规划设计问题的策略及实践特点, 并将相关经验与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相结合; 最后从规划制度、儿童需求、协作平台、体检机制四个方面对我国城市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密度城市; 儿童友好型城市; 空间规划设计; 城市空间; 儿童游憩空间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2)06-0131-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B

[引文格式] 陈晓彤, 何逊, 成露依, 等. 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策略 [J]. 规划师, 2022(6): 131-137.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High-density Cities/Chen Xiaotong, He Xun, Cheng Luyi, Wang Ting

[Abstract]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wellness in children friendly city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ies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urban population and building density in fast urbanization. With a review of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experience of high densities such as New York, Tokyo, and Sydney, the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China's children recreational spac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from four aspects: planning regulations, children's needs, collaborative platform,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High density city, Children friendly city,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Urban space,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

儿童游憩空间是指满足儿童日常游戏与休憩需求的城市公共空间, 是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重要功能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高密度城市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类城市中规划和建设儿童游憩空间, 不仅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 还关系到城市整体的生活品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8 年 5 月发布了《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 为孩子营造美好城市》, 并提出“为儿童和社区提供安全包容的公共绿色空间”的规划原则。2020 年 11 月 20 日(世界儿童日), 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女规划师举办了题为“儿童友好, 让中国更美好”的首届中国儿童友好行动研讨会, 首次以官方与学术界合作的方式对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发出了呼吁。

本文聚焦于高密度城市的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和建

设, 首先在界定高密度城市的基础上, 分析城市的高密度发展现状及其对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的挑战; 其次, 选择了纽约、东京、悉尼 3 个城市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分析其开展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做法和经验; 最后, 针对我国的高密度城市发展特点, 对我国的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和儿童游憩空间设计提出建议。

1 高密度城市对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提出新挑战

1.1 城市的高密度化发展

城市的高密度化发展通常指的是城市空间日益变得紧凑的一系列过程, 包括城市区域内的人口和居住区

[作者简介] 陈晓彤, 博士,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何 逊,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成露依, 北京北建大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师。

王 婷, 硕士, 黑龙江省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师。

变得越来越稠密和紧张^[1]。而如何界定“高密度城市”，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研究表明15000人/平方公里为世界高密度城市的标准^[2]。本文认为高密度城市除了用人口密度这个均值来衡量和区分外，还应该注意一些国际化城市的特点，如建筑密度、局部人口的高聚集度等。

1.2 高密度城市中的儿童

《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的估计数据显示，世界儿童人口由1950年的10亿增长到2015年的23亿^[3]。我国在2019年时儿童人口(0~14岁)达到2.49亿，占我国总人口的17.8%，占世界儿童人口总数的12.6%，总量位居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城市儿童的数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我国城镇儿童占全国儿童的比例从1982年的16.6%增长到2015年的49.1%，换言之全国近一半的儿童居住在城镇地区^[4]。中商情报网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中商产业研究院有关我国0~14岁人口数据的分析指出，2015~2019年我国儿童人口数量呈现增长趋势。考虑到我国三胎政策的影响，可以预见我国儿童人口将会持续增加。

1.3 高密度城市中儿童游憩空间建设面临的问题

城市高密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密度高、居住空间狭小及交通状况恶化等问题，对城市的儿童游憩空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导致儿童游戏频率下降、儿童户外游憩空间逐渐边缘化。此外，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并使公共资源向儿童群体的投入被削弱。

就城市规划而言，儿童游憩空间总是被习惯性地忽视。许多游憩空间只是象征性的摆设，并通常被放置于一些“边

角余料”的空间、条件极差的地块，或是一些可达性差的空间。这种设计惯性很难改变，容易在设计方案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无法满足儿童特殊(多样化和不断变化)的空间需求^[5]。此外，城市的高密度化发展也让儿童的日常生活离自然环境越来越远。

就儿童空间现状而言，有研究显示现有的城市公园绿地或公共开放空间中针对儿童游憩的活动场地不足1%，大部分城市社区也并未配置完善的儿童户外游憩设施^[6]。高密度城市的儿童游憩问题一般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原因在于城市中心区人口密集程度最高，且充斥大量单调乏味、质量低劣的儿童游憩空间。大部分新建场地或设施只能以配给的形式零散地进行“填充”。由于缺乏理想的游戏空间，儿童和青少年会通过“非正常”的行为来进行弥补，比如涂鸦和破坏公物。这种行为不仅提升了儿童在城市中游憩的危险性，还使得城市环境遭到破坏。

儿童心理学、儿童行为学等研究成果指出，游憩是儿童接触世界、认知社会、探索自我成长的重要方式，是儿童成长中不可剥夺的重要权利。此外，相较于其他群体，儿童群体的弱势性更为突出，他们对于城市高密度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敏感，加之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不良的生活环境将导致其个体的生物危险因素累积，会对其健康产生终生的影响^[7]。

2 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研究现状

以“城市儿童游憩空间”“儿童游戏场地”等为主题检索词在CSSCI、CSCD以及相关核心期刊进行检索发现，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环境学、艺术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类议题。

一是儿童游憩空间的起源和特点。例如，张天洁等学者发现近代我国儿童游憩空间的产生根植于民族主义的体育文化。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儿童游憩空间设计更注重体育设施建设，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儿童体质，而忽视了玩耍的多样性及乐趣^[8]。

二是儿童游憩空间的空间布局及其特点。例如，周路路等学者指出现代城市中“儿童游戏空间存在弱标准、偏态化、区隔化的现实困境，直接导致空间孤岛化、游戏规训化，以及儿童户外活动频率的下降”^[9]；陈甜甜等学者对我国城市公园儿童游憩空间的空间布局演替进行了类型学研究^[10]；丁恺昕等学者对选取的深圳市儿童游戏场地中的两千多名儿童进行调查，分析游戏场地空间特征对儿童游戏行为的影响^[11]；王霞等学者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个城市的几十个城市公园中的儿童游憩空间进行调研，发现国内儿童游憩空间的自然性普遍不足、形式也较为单一^[12]。

三是儿童游憩空间的设计要素及其标准制定。例如，范晓莉和董楠楠等学者对儿童游戏设施^[13]、户外游憩空间的安全标准体系^[14]等进行了研究；陈思锶等学者通过分析我国近30年的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配置标准、配置评价及配置优化等，为我国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配置提出相关建议^[15]。

此外，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城市环境与儿童游憩空间的联系。沈瑶等学者研究了高层居住小区儿童游戏空间的发展特征与更新方向^[16]，以及儿童友好社区街道环境的建构策略^[17]。董楠楠等学者认为社区环境是高密度城市中与儿童最为密切的城市户外环境，讨论了儿童友好型社区的环境体系建构途径^[18]。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儿童友好环境建设问题。例如，克拉里·弗里曼等学者强调了规划师在建构儿童友好型城市中的重要性，通过控制发展趋势，规划师

有能力决定城市环境的形式与结构以及儿童在城市中的权利获得程度^[19]；库尔特·艾弗森认为儿童和青少年必须参与城市规划^[20]；罗宾·卡恩斯等学者则提出了步行校车计划，以解决高密度城市下儿童健康环境的创建问题^[21]；普吕·沃尔什调研了中心城区和郊区儿童游戏空间的设计模式，提出了相关的游戏空间设计原则^[22]。

近年来，为了改变对儿童成长不友好的城市环境，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深圳、长沙、北京等高密度城市也展开了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探索。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还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获得明显的成效。

3 国外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建设策略和模式

按照高密度城市的标准，本文选择了纽约、东京这类建筑密度高、局部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悉尼由于人口增长快，住宅呈现高密度化、高层化等特点，也将其选作研究对象。

3.1 纽约

2007年，纽约市公园管理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and Recreation)及公共土地信托基金(Trust for Public Land)发起“纽约市游戏场计划”(NYC Playgrounds Program)。该计划自启动以来，有上百个校园内的沥青场地转变为儿童游憩场地。由于许多标志性的城市公园位于商业服务区，“纽约市游戏场计划”强调为更广泛的纽约人提供高质量、有吸引力的游憩空间，优先将被边缘化的社区作为目标场地，通过改造建设提升纽约游憩空间规划整体的公平性。

“纽约市游戏场计划”将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纳入了几乎所有的游戏场。

表1 纽约儿童游憩空间策略

计划内容概述	主要参与方	责任权属	备注
五年内增建100个街道游戏场	纽约市公园管理局 地方社区委员会 纽约市交通运输部 非营利组织	在每个街区确定合适的地点，交通运输部还额外承担道路基础设施维护的责任 游戏场设计、建设及资金筹措	文本中提供游戏场选址类型及建设模型
延续“校园操场”行动，五年内改造100个校园操场	纽约市公园管理局 非营利组织	确认非营利合作伙伴 游戏场建设，组织社区参与设计	尤其针对布朗克斯区、皇后区及布鲁克林社区
增加维护和运营投资以提升设施安全性与清洁度	纽约市公园管理局	按照公平联盟(Play Fair Coalition)的要求增加开支预算中的投资	纽约存在大量的“危险”游戏场
确保权属模糊的游戏场向公众开放，而非私人开发	纽约市政府	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确保联合运营的游戏场供公众使用	纽约约有1/4的游戏场为联合运营
使游戏设施适合全年龄段	纽约市公园管理局	纽约公园地图、名录和清单上指定每个游戏场设施设计和预定的年龄组，利用这些信息，发现设计空白的区域，并确保有足够的适合各年龄段的设施供纽约儿童玩耍、学习和社交	—

资料来源：《State of Play: A New Model for NYC Playgrounds》。

这些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有助于吸收、滞蓄和处理雨水，如使用透水路面、绿色屋顶、树木、生物沟和雨水收集系统，在管理径流的同时，还能改善空气质量，为城市降温，提供绿色空间，使城市更加宜居、美丽并具有气候适应性，成为环保的社区资产^[23]。

尽管该计划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儿童游憩空间的缺口仍未补足。截至2019年，纽约共有2067个公共游憩空间，虽然数字可观，但是由于纽约人口密度过高，每万人可供使用的游憩空间仅为2.4个，排在美国城市的第48位。为解决游憩空间的稀缺问题，纽约市审计长斯科特·斯金格办公室(Office of the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 Scott M. Stringer)在2019年4月发布了《纽约市游憩空间新模式》文件，发起了新一轮的游憩空间建设行动。该行动对纽约的存量空间进行了全面的体检，提出游憩空间布局失衡、游戏场设施数量不足，以及部分设施卫生条件未达标且存在危险等问题，并针对这些

问题提出5项策略^[24](表1)：一是增建100个街道游戏场；二是继续实施“纽约市游戏场计划”，改造100个校园操场；三是增加维护和运营的投资以提升游戏设施安全性与清洁度；四是确保联合运营游戏场^①向公众开放；五是确保游戏设施的全龄化。每一项计划均由政府部门或非营利组织负责，并详细落实每一个参与方的责任范围及具体工作内容。

3.2 东京

20世纪80年代，“儿童友好城市”理念传入日本。在东京这座典型的“寸土寸金”的高密度城市里，一些学者通过组织儿童参与社区营造的活动，开启了对儿童友好游憩空间建设的尝试和探索。儿童身心健康及未来发展逐渐被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地位。回顾东京近40年来城市儿童友好的游憩空间的规划与建设可以发现，“保障儿童户外游戏的权益的条例和建议”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最为深远。

东京港区位于东京东南方、紧邻东

表 2 东京港区儿童游戏场建议

关注领域	具体建议
观念传达	成年人学会尊重游戏价值；陌生人学会主动参与儿童游戏；儿童学会自我负责的游戏观念
游戏安全	通过视线监督提高游憩空间安全性；注意游戏中应避免的严重危险；在可见的地方设置儿童游戏场
游戏类型	创建残疾儿童使用的游戏场；创建可以自我挑战的游戏场；创建可以与自然互动的游戏场；创建多代人互动的游戏场；创建自然友好型游戏场；以孩子的视角去设计游戏场；与游戏负责人共同游戏；适当提升游戏的风险性
社会参与	儿童和居民共同建立游戏场；鼓励当地组织加入游戏场运营；加强社会合作（学校或儿童中心）
系统规划	在儿童熟悉的生活区创建游戏场；构建游戏场与公园共同组成的游戏系统；通过增加小型开放空间扩展游戏网络

资料来源：《子どものあそび場づくり 20 の提言》。

表 3 千代田区儿童游憩空间基本条例

责任方	职责	责任方	职责
区政府	活用可利用区域建造游戏场；考虑不同儿童游戏空间的活动方式；确认游戏场时，要求居民协助；培养负责游戏场管理及运营的人才；提高居民对游戏场的认识，并加以宣传；管理运营社区内部游戏场	儿童 居民 监护人	孩子自己承担责任，注意安全玩耍 居民应理解孩子外出游戏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积极协助区内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小学生以下儿童的监护人鼓励儿童参与户外游戏，并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游戏时间
备注	设置社区研讨会议，由居民实时监督并推进相关策略的实施		

资料来源：《千代田区子どもの遊び場に関する基本条例》。

京湾，是东京都内 23 个特别区之一。为应对东京港区不断增长的儿童数量以及游戏环境消失的问题，2010 年东京港区儿童游乐园及其他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儿童游戏场的 20 条建议》提案^[25]。该提案从尊重儿童游戏权利的观念传达、游戏安全、游戏类型、社会参与和系统规划五个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表 2），为后续的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建设提供了行动框架和实施内容。

东京千代田区是日本的政治、行政、司法中心。2012 年 6 月，千代田区在社区、学校、青少年委员会等组织的合作下，成立了“儿童游戏场研讨组织”，研讨重点为基于地区特点的游戏效用及场所使用。2013 年 4 月，千代田区出台了《千代田区儿童游戏场基本条例》，旨在通过行政手段保障和鼓励儿童能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积极开展户外游戏，在游戏中增强

体质，鼓励儿童在游戏中学习人际交往和社会规范^[26]。该条例进一步将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工作落实到全区范围，要求全区居民共同合作、共同承担条例要求与责任，明确了区政府、社区、监护人、普通居民等群体的职责，并定期开展居民会议以保证各项措施顺利实施（表 3）。

3.3 悉尼

悉尼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具有典型的高密度城市特点。2017 年，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发表了《孩子们在哪里玩——设计儿童友好的紧凑型城市》策略报告^[27]。该报告以“空间干预+社会干预”为主要建设思路，提出具有落地性的空间改造或空间建设策略，并辅以一系列的政策配套行动，以确保高密度城市下游憩空间建设的顺利推进。该策略报告的核心是建立游憩网络，让游

戏自然地渗入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为实现该战略目标，报告提出以住区和校园作为游憩网络的两个端点，在它们之间创造游憩路径，并沿着游憩路径配置游憩空间。

在游憩路径的规划上，首先通过实地调研、大数据等方式明确儿童日常出行的路线，从功能及安全等方面进行评估，进而采取相关措施创建满足儿童友好标准的游戏路径网络。例如，在儿童出行路线上实施安全保护措施；使用植物或城市家具将儿童出行路径与其他道路区隔开；在有临街建筑的街道上设立儿童出行路线，以实现市民对儿童的被动监视；提供指示牌，向社区居民表明哪些路线被指定为儿童友好路线。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还特别注重对非常规游憩空间的挖掘。例如，在公共汽车站、地铁站等公共等候区加入秋千及系列儿童游戏设施来激活空间，或者植入书库使其成为具有阅读性质的游憩空间；利用建筑外墙为儿童提供可以涂鸦或攀爬等的游戏空间；将自然界的野生区域融入城市空间，让儿童在自然中游戏；高速公路桥下空间等剩余空间也可以进一步挖掘成为具备游戏潜力的空间。

悉尼在游憩空间策略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搭建合作伙伴平台、开设各类型的研讨会、分析策略实施困难、培训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免费游戏课程等，激发公众参与，将儿童游戏空间规划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于儿童友好理念的认识和觉悟。

3.4 比较分析

本文从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的系统规划、游憩类型、公众参与与维护运营 4 个方面，对纽约、东京和悉尼 3 个城市的儿童游憩空间的具体规划设计策略及实际行动做了梳理和总结。

在规划建设，3 个城市的策略要

点各有特色。纽约强调通过改造校园操场及人行街道增加游憩空间的面积；东京注重生活区内小型开放空间的建设，以此来加强游憩路径的网络化建设；悉尼则关注儿童通勤路径及其周边空间的开发问题。

在行动方案上，3个城市在营建儿童游憩空间的过程中，公众参与均贯彻始终，充分反映出公众参与在建设儿童游憩空间中的重要作用。总之，鉴于自身的发展差异，每个城市在制定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策略时都充分尊重并考虑了各自的特点（表4）。

4 我国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策略

高密度城市营建儿童游憩空间是实现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关键措施。我国部分高密度城市已经将儿童游憩空间规划与建设提上日程。例如，深圳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了《深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战略规划（2018—2035年）》，提出建设城市尺度、街区尺度及社区尺度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但总体而言，这些规划和设想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相关的公共空间设计导则与之进行对接，导致规划在实施层面无法落地，或是存在落地之后效果欠佳的问题。同时，大部分高密度城市存在儿童人口分布与游憩空间供给失衡、游憩设施老旧无法满足当代城市儿童需求、后期维护管理无法跟进导致空间使用效率低下等共性问题。

基于纽约、东京、悉尼3个高密度城市的儿童游憩空间规划与建设经验，结合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了推进我国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的建议。

4.1 从城市发展战略高度建立儿童游憩空间层级体系

儿童游憩空间是建设儿童友好型城

市的重要内容，城市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将儿童游憩空间建设的内容纳入规划体系，以确保儿童游憩空间在城市未来发展中获得足够的用地保障。在儿童游憩空间规划中，相较于人均量化指标，儿童游憩空间层级体系更为重要，因为层级性体现了儿童游戏空间的服务等级和空间辐射的能力。基于此，可对城市

现有的儿童游憩空间进行全面评估，结合城市自身发展特点制定相关准则，按照游憩空间的级别、辐射范围，以及城市生活圈相关要素等，与城市开放空间网络衔接，形成区域级—城市级—街区级—社区级—口袋级从宏观到微观的城市儿童游憩空间层级体系（表5）。例如，在《纽约2050：建立一个强大且公平的

表4 儿童户外游憩空间行动方案比较

城市	纽约	东京	悉尼		
行动名称	游戏场计划	游憩空间新模式	东京港区儿童游戏场的20条建议	千代田区儿童游戏场基本条例	孩子们在哪里玩
发起方	纽约市公园管理局	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	东京港区儿童游乐园及其他委员会	千代田区儿童游戏场研讨会	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
主要参与者	非营利组织、社区、学校、儿童、景观设计师	市政府、政府部门、社区委员会、非营利组织	儿童、社区居民、当地院校、儿童中心、社会企业	区政府、儿童、监护人、社区居民（非监护人）	建筑师、规划师、社区、儿童
发起时间	2007年	2019年	2010年	2013年	2017年
行动系统规划特征	以校园为主要节点进行开发	“街道+校园”双开发模式	通过小型开放空间完善游憩网络，并与公园组成游憩系统	—	以住区和校园间的通勤路径作为潜在的游憩空间
游憩类型	绿色环保型、自然友好型	全龄游戏型	自然友好型、全龄游憩型、冒险型	运动型	自然友好型、全龄游憩型、学习型、运动型
公众参与	学生与社区共同参与建设	学生与社区共同参与建设	居民共建、共同运营、社会合作	场地选址、管理运营	开设社区研讨会
维护运营	—	定期检查游戏设施的安全性及清洁度，通过电子地图监管	—	定期举办居民会议推进建设进程；培养负责游戏场管理运营的人才；负责人帮助儿童进行游戏	寻找合作伙伴、培养游戏工作人员、提供免费自行车及滑板课等

表5 游憩空间分级

分级	目标人群	辐射范围	游憩时间	设施数量	检查频率
区域级	全龄	10.0 km	> 2小时	> 15件	1周2次
城市级	全龄	2.5 km	> 1小时	8~12件	1周1次
街区级	学龄前—高中	1.0 km	< 2小时	8~12件	1周1次
社区级	学龄前—小学	0.5 km	< 1小时	5~8件	2周1次或2次
口袋级	婴儿	0.4 km	< 30分钟	3~5件	2周1次

资料来源：<https://www.monash.vic.gov.au/About-Us/Council/Have-Your-Say/Playground-Strategy>。
注：表中具体数值为某市的建议值，仅供参考。

城市》计划中，纽约政府就将儿童游憩空间建设纳入城市开放空间网络的构建^[28]。此举不但将儿童游憩空间建设纳入城市战略规划，而且表明了儿童游憩空间不应是隔离在城市开放空间网络之外的孤立体系，只有将儿童游憩空间纳入城市整体发展规划才能真正体现对儿童游戏权利的尊重。

4.2 应对儿童成长需求，建设全龄化儿童游憩空间

儿童的成长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变化。研究表明，儿童更容易被游戏元素多样、游戏内容丰富的场地吸引，且这种吸引力具有一定的持续性^[29-30]。因此，应规划建设具有弹性和多样性的儿童游憩空间，东京千代田区和悉尼的游戏设施策略都强调了这一点。同时，考虑到我国城镇家庭中老年人看护儿童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在空间规划建设时还应着重考虑全龄化的多样性特点。全龄化的多样性儿童游憩空间可以促进社会交流，使老年人群体能对儿童群体构成视觉监督，从而提高儿童游憩空间的安全性，纽约和悉尼的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策略都考虑了这一点。

4.3 创建电子游憩地图，完善游憩空间体检机制

建立游憩空间地图，一方面便于居民及儿童查找有关的游憩空间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相关部门或团队对游憩空间进行管理和维护。结合我国实际，创建电子游憩地图可以从建成区和新建区两个层面展开。对建成区而言，城市公园或社区开放空间的儿童游憩设施、游憩环境等都应该进行定期的体检，定期进行维护和提升，以保证儿童游戏的体验感和安全性。对新建地区而言，则应该全面系统地梳理规划范围内具有建设或改造潜力的儿童游憩空间，建立拟建、待建或改建的儿童游憩场地清单，以便

后期逐步落实。体检可以采取调研实测、空间数据分析、公众问卷调研等形式，通过构建地区儿童游憩空间体检数据库，与网络平台对接，形成智慧网络平台，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支撑儿童游憩空间的规划和治理。

4.4 建立多方协作平台，鼓励全过程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对于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的重要作用在纽约、东京和悉尼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我国，公众参与在儿童游憩空间的具体规划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显著的。例如，在北京市N社区儿童游戏场地微更新项目中，利用该街道推行的“1+1+N”（1名街镇规划师+1名高校合伙人+N个设计师团队）的多方协作框架，在更新项目前期，请政府工作人员为各方人员解读政策、建设意图和目标；在规划设计阶段，城市规划、风景园林或教育机构等有关专家为各方宣讲儿童游戏或者空间场所的相关知识，开展各种调研活动，并邀请各方，尤其是居民和儿童参与方案的规划与设计，使民意在规划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最终，将政府、企业、高校、规划团队、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及儿童有效地引入项目设计全过程，使社会各方在更新项目的全过程发挥积极作用。

5 结语

本文围绕高密度城市中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的问题，对我国儿童游憩空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纽约、东京、悉尼这类高密度城市在儿童游憩空间规划建设中的特点及经验，结合我国高密度城市发展实际，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顺应儿童成长需求及社会发展特点、完善儿童游憩空间评估机制和公共参与等方面提出了推进高密度城市儿童游憩空间建设的建议。

必须指出的是，在规划和建设儿童游憩空间的过程中，要树立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不能只看到城市高密度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拥挤、压抑及不健康等，还应该看到这些城市集聚的比较优势，如教育资源集中、社会观念先进、社会组织发达、公众参与度高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将有利于更加科学地规划和设计儿童游憩空间，有利于创造出符合高密度城市特点的儿童游憩空间以及满足儿童健康成长需求的空间。

扬·盖尔曾说，“如果能在一个城市的街头看见很多小孩，那么说明这个城市的生活品质和宜居度很高。”因此，在儿童游憩空间的规划建设中，要树立“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更加注重有效地动员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挖掘高密度城市的空间潜力，提升空间的公共性，为儿童的活动和成长创造更多的游憩空间。同时，要加大宣传，凝聚社会共识，为规划设计出足够安全、自由、健康的游憩空间和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而努力。■

[注释]

①联合运营游戏场用于指代在法律层面上产权模糊的游戏场，通常紧邻学校建筑。纽约的游戏场和公园设施数量严重不足，因此建议将这些游戏场仍向公众开放，而非私人开发。

[参考文献]

- [1] Jenks M, Burton E, Williams K. A Sustainable Future through the Compact City? Urban Intensific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J]. Environment By Design, 1996(1): 5-20.
- [2] 李敏, 叶昌东. 高密度城市的门槛标准及全球分布特征[J]. 世界地理研究, 2015(1): 38-45.
- [3]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国际统计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 2018[EB/OL]. <https://www.unicef.cn/sites/unicef.org>.

- china/files/2019-04/Atlas%202018%20final%20CN.pdf, 2020-07-01.
- [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 事实与数据 [EB/OL]. <https://www.unicef.cn/reports/population-status-children-china-2015?a=show&c=index&catid=226&id=4242&m=content>, 2017-09-01.
- [5] 格日勒. 城市公园儿童游戏场设计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9.
- [6] 格利森. 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 [7] Bowler D E, Buyung-Ali L, Knight T M, et al. Urban Greening to Cool Towns and Citi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0(3): 147-155.
- [8] 张天洁, 刘庭风, 李泽. 发现与训育: 20世纪初中国儿童游戏场的发展 [J]. *中国园林*, 2012(5): 91-94.
- [9] 周路路, 周蜀秦. “自由是如何消失的”: 城市儿童公共游戏空间的审视与探讨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9): 92-97.
- [10] 陈甜甜, 王霞, 林广思. 我国城市公园儿童游戏场地空间布局演替的类型学研究 [J]. *规划师*, 2020(4): 58-65.
- [11] 丁恺昕, 韩西丽. 深圳市户外游戏场地空间特征对儿童游戏行为和综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J]. *规划师*, 2019(15): 87-92.
- [12] 王霞, 陈甜甜, 林广思. 自然元素在中国城市公园儿童游戏空间设计中的应用调查研究 [J]. *国际城市规划*, 2021(1): 40-46.
- [13] 范晓莉. 儿童游戏设施在城市景观中的艺术化构建 [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7(6): 191-199.
- [14] 董楠楠, 陈健, 斯蒂芬妮·洛夫. 让孩子们更安全地嬉戏——德国户外儿童游戏空间安全标准体系 [J]. *中国园林*, 2016(8): 75-80.
- [15] 陈思锶, 杨岗, 刘磊. 对我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配置研究的思考 [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9): 103-108.
- [16] 沈瑶, 木下勇, 贺磊. 高层居住小区儿童游戏空间发展特征与更新方向 [J]. *人文地理*, 2015(3): 28-33.
- [17] 沈瑶, 云华杰, 赵苗萱, 等. 儿童友好社区街道环境建构策略 [J]. *建筑学报*, 2020(增刊2): 158-163.
- [18] 董楠楠, 伊娃, 杨佳希. 基于儿童友好型社区的环境体系构建 [J]. *城市建筑*, 2017(29): 28-30.
- [19] Nairn K, Sligo J, Freeman C. Polarizing Particip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Which Young People are Included and Excluded?[J].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2006(2): 248-271.
- [20] Iveson K. Cities for Angry Young People? From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to Engagement in Urban Policy[C]//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2006.
- [21] Collins D C A, Kearns R A. Geographies of Inequality: Child Pedestrian Injury and Walking School Buses in Auckland, New Zealan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1): 61-69.
- [22] Walsh P.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Playspaces: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C]//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2006.
- [23]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Olmsted Medal Nomination: NYC Playgrounds Program[EB/OL]. https://www.asla.org/uploadedFiles/CMS/About__Us/Honors_and_Awards_New/2021/2021_Olmsted_Medal_Nomination-NYC_Playgrounds_Program.pdf, 2021-07-26.
- [24]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 Scott M. Stringer. State of Play: A New Model for NYC Playgrounds[EB/OL]. <https://comptroller.nyc.gov/reports/state-of-play-a-new-model-for-nyc-playgrounds>, 2019-04-27.
- [25] 港区児童遊園等のあり方検討委員会. 子どものあそび場づくり 20 の提言 [EB/OL]. <https://www.city.minato.tokyo.jp/kouenkeikaku/kankyo-machi/toshikekaku/kekaku/documents/teigensyosmallsize.pdf>, 2010-02-01.
- [26] 子どもの遊び場確保に関する検討会. 千代田区子どもの遊び場に関する基本条例 [EB/OL]. <https://www.city.chiyoda.lg.jp/documents/7065/kodomo monoasobibanikansurukihonjourei.pdf>, 2013-04-01.
- [27] Natalia K. Where do the Children Play? Designing Child-Friendly Compact Cities[EB/OL]. https://www.citiesforplay.com/_files/ugd/534edb_7b46b7f2de1c4d63bc2f775d1c5541ab.pdf, 2018-05-01.
- [28] The City of New York. One NYC 2050: Building a Strong and Fair City[EB/OL]. <http://onenyc.cityofnewyork.us>, 2019-04-01.
- [29] Gleeson B, Sipe N. *Creat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30] Francis M. Negotiating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 Design Values in Open Space Projects[J]. *Design Studies*, 1988(2): 67-75.

[收稿日期] 2021-06-01;

[修回日期] 2021-12-24